

回紇助唐記

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國發生內戰，長安洛陽兩個都城全陷落了。天寶皇帝拋棄了人民和土地，帶着他寵愛的妃子出奔，一直逃到成都。在成都呆了一陣。靠將軍郭子儀，尤其是盟邦回紇的福，居然打了幾個勝仗，收復了京城，舉行了還都大典。一切都復了原，腐化、貪污、作弊、加上賣官鬻爵，連和尚道士的度牒都賣錢，還有惡性通貨膨脹，唯一未復員的是馬鬼驛的孤墳。還有，年紀過七十了，兒子早當了家，只好當太上皇，吃碗有點蹩扭的閒飯。

回紇的騎兵是有名的，排山倒海而來的騎兵方陣，衝破了安祿山、史思明的曳落河（壯士外族軍），擊潰了安慶隋，史朝義的番將漢兵。不過，也根據唐回條約，搶光了洛陽、長安、和沿途所經的城市。榨乾了中國人民的血汗，蹂躪海縣了中國的子民，還在唐回商約的保證下，每年來笑納一筆可觀的保護費，或者說是援助費吧。

天寶十四載（公元七五五）十一月安祿山反於河北，以討楊國宗爲名，步騎精銳，煙塵千里，勢驍震地。十二月陷洛陽，第二年六月入潼關，取長安。天寶皇南奔。他的兒子北奔，就當時最強的朔方軍組織流亡政府。

朔方的統帥是郭子儀，有五萬大軍，還有許多驍猛的蕃將，本錢還不錯，中原方面，有張巡許遠用力阻住安祿山，不許他南下。長江以南的局面是完整的。回紇可汗和吐蕃贊普都派人來說願意出兵援唐。七五六年九月唐肅宗爲了要「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」，派一個宗室和蕃將僕固懷恩出使回紇，發援汗那兵，和西方蕃族兵。條件是大大的經濟報酬。

回紇派了貴將葛羅支帶兩千精騎和郭子儀合軍，一到就打了個大勝仗。郭子儀覺得有辦法了，勸唐肅宗再請回紇援助。回紇懷仁可汗也真慷慨，七五七年九月又派他的兒子葉護和將軍帝德帶四千餘騎來助戰。皇太子廣平王儼作天下兵馬元帥，和葉護結拜爲兄弟，統帥朔方回紇安西南蠻大食兵十五萬，號稱二十萬，一個實實在在的國際聯軍。從鳳翔出發，削平「內亂」，收復失地。

回紇軍的給養每天羊二百口，牛二十頭，米四十斛。替唐朝作戰的條件，說

明在兩都收復後土地人衆歸唐，玉帛子女歸回紇，也就是政治的主權。拿不走的土地算一份，經濟的物資和女人之類也算一份，兩家平分。一個可以回老家，一個呢做一票大買賣。

第一次大戰是香積寺之戰。長安西，澧水東。

開頭唐軍被敵人排頭並進的曳落河所突破，陣勢亂了。苦戰了一陣子，前軍用長刀衝鋒，穩住戰局。突然從側刺裏殺出饒固懷恩的回紇軍，兩頭夾擊。十萬敵軍被殲滅了六萬，當晚退出長安。

第二天大軍進入西京，葉護立刻下令大捨，履行條約。

廣平王沒辦法，只好拜於葉護馬前，說是『今始得西京，若遽停掠，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，不可復取矣。願至東京乃如約。』葉護想這道理也對，答應到洛陽再動手。

第二役是新店之戰，在陝城西面。

安祿山的部隊有十五萬，郭子儀軍一接仗就吃了虧，又是回紇軍抄背後。大風黃埃中萬馬奔騰，箭似連珠，安祿山軍着了荒，一下就垮了。又是兩頭夾擊，

完成了一個殲滅戰。第二天大軍進入東京。

這一回雙方都忠實實行條約上的權利，回紇軍整整放開手槍了三天。政府庫藏光，民間積蓄光，大元帥乾瞪眼，回紇軍到第四天還不肯住手，洛陽的紳士們只好再來一次自動的慰勞，獻出中國的名產緞錦萬匹，才算收了手。於是大元帥接收一空城，家家像洗過一樣的空房子，和丟了老婆不見女兒的丈夫和父母，不過，主權是完整的！

葉護凱旋到長安，皇帝派羣臣郊迎，在長樂驛舉行慰勞儀式，在宣政殿擺慶功宴，人人賜錦繡繒器。葉護樂極，說要親自回國，再調一批人馬來，直搗范陽，奠定統一。皇帝也樂了，大誇獎，說「爲朕竭義勇，成大事，卿等力也。」拜爲司空，爵忠義王，每年賜絹二萬匹。

歲幣之外，是和親。和親照漢朝的老規矩，是拿宗室女子或民間美女來代替的。這次却不然，爲了表示親善，唐肅宗居然捨了自己親生的小女兒寧國公主，奉送給他所冊立的回紇英武威遠毗架汗磨延曩。陪送使臣爲了這一點，當面和可汗說明，是皇帝親生公主，「恩禮至重！」於是公主成爲回紇可敦，唐天子天可

汗成爲回紇可汗的老丈人，一門真正的親戚。

當然，回紇軍第三次來華，回紇王子骨噶特勤宰相帝德又帥領騎兵三千來助戰。

乾元二年（七五九）二月九節度師潰於相州，回紇將軍奔還長安。爲了安慰，爲了下次的援助，這些敗軍之將還是載着比過去所得更多的賞方。

七六二年九月洛陽又失陷了，唐使臣劉清潭又到回紇去乞師。回紇先以爲唐朝連遭玄宗和肅宗之喪，中國無主，落得趁火打劫，出兵到朔方三受降城，眼見邊地已經殘破不堪，越發起了輕視的念頭，對天可汗的使臣加以困辱。急了無法，還是請僕固懷恩去辦交涉。這時的回紇可汗是懷恩的女婿，左勸右勸，才答應助唐。可是出師路線，左不行，右不行，最後才挑了一條不會和敵軍接觸，而又沿途給養充足的陝州線。

天可汗派皇太子雍王适作天下兵馬元帥，行營在陝州。過河去見回紇可汗，同去的有兩個將軍和兩個高級幕僚。一到便被逼向可汗行拜舞禮，爲了顧體面，抵死不肯。將軍幕僚每人被鞭一百，兩個當場打死，剩下兩個屈辱地跟元帥回

營，什麼也沒有說，更說不上軍事的配合。

東都再度收復，回紇軍又隨至大掠，殺人搶東西，無所不爲，老百姓無處投奔，逃避到聖善寺和白馬寺，求泥菩薩庇護。把回紇搞惱了，一把火連燒了十幾天，殺了一萬多人。唐朝的官軍也癢了手，在汝州鄭州照樣來一套，整整三個月功夫，弄得這戰區，沒有一所房子是完整的，老百姓衣服被剝光，只好穿紙衣裳過日子。

爲了報答收復東都的大功，天可汗冊封回紇爲頡咄咎里骨曷蜜施合具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，可敦爲娑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，從可汗到宰相，共賜實封二萬戶，將軍都封王和國公。

回紇先把所掠寶貨安置在河陽，派兵守護，到回國時，又把沿途民家一掃而光。政府的招待稍不如意，便殺人放火，鬧得沒有人敢替回紇辦差。政府也知道這情形，七六三年七月下令凡回紇行營所經過的地方，免今年田租一年以示體恤。

回紇從此算是唐朝的有功有德的盟邦了。對盟邦是不應不友好的，對盟邦不

友好便是違反政府利益，大逆不道。即使是盟邦對我們稍有不友好情形，也應該容忍，原諒，務必在和諧的空氣中，保持大國風度。

以下是零碎的一連串的回紇對唐表示友好的事實。

七六三年閏正月己酉夜，有回紇十五人犯含光門，突入鴻臚寺，守衛不敢攔阻。含光門在朱雀街西，是政府機關所在地。鴻臚寺是國賓招待所。

七七二年正月回紇使臣突出鴻臚寺，在開寺搶女人，毀擊干涉他們的官吏。接着又一閹衛出三百多騎兵要衝進金光門、朱雀門，鬧得皇城門全關上，長安罷市，政府派出經常出使回紇的太監，多方說好話，賠笑臉，才算了結此案。

同年七月又跑出鴻臚寺，到大街搶劫，連長安縣令邵說也給趕跑了，把他的坐馬搶走。邵說只好低頭，另換一個馬回家。

七七四年七月壬寅，回紇白天在大街上殺人，地方官把殺人犯拘捕之後，皇帝下令特赦。

七七五年九月戊午回紇又是白天在大街殺人，把一個市民腸子刺出，被拘囚在萬年縣監獄。回紇使臣赤心立刻帶人劫獄，把獄吏砸傷，犯人搶走。政府得到

報告，爲了親善，沒有說話。

以上這幾個例子只是在首都的暴行，而且只是當時史官所記下的暴行，至於其他地方的，史官所沒有記下的更不知有多少。

可是，就是這幾個例子也儘夠了，在堂堂天可汗國的首都，在國賓招待所裏，在皇城城門口，在政府機關，在大街廣巷，攻打皇城城門，攻擊官署，搶劫地方長官坐馬，殺人劫獄，其他地方可想而知，對平民百姓又可想而知了。

不止如此，七七八年正月，回紇大軍入寇太原，唐軍居然抵抗，死了一萬多人，回紇縱兵大搶，過了一個月才被更大的兵力所壓迫退出。政府還是容忍，也不問爲什麼來攻擊來搶，回紇使臣來了，還是照舊招待。

而且，從七五年以來，根據唐回商約，回紇用馬來換唐的繒帛，每馬一匹換帛四十匹。回紇每年趕幾萬匹馬來通商，大部分是老的病的，買的不夠數，給的繒帛不夠數立刻鬧翻，不是動手打就是用軍隊打，政府苦於無法應付，而又不肯不應付，只好竭盡庫藏，實在沒辦法，有時鬧得由公務員捐月薪，將軍獻家財，每一次回紇使臣回去，所得的賞賜和馬價要用一千多輛車子才夠裝。

這情形一直到八四三年，回紇接連發生內亂，部落離散，唐大破回紇之後，才結束了這九十年來的親善關係。

可惜，史缺有間，要不然，一定有多少次的敦睦邦交令可以讓我們參考。

論奴才——石敬瑭父子

奴才之種類甚多。就歷史上已有的材料而論，大體上可以分作兩大類。一類是形逼勢緊，國破家亡，身爲囚虜。到了這步田地，不肯做也得做，做「滿心委屈，涕淚交流，有奴才的形式而未曾具備或者養成奴才的心理的。這一類例子，如南宋亡國，皇太后謝道清領着小孫子，寡婦孤兒，敵人兵臨城下，軍隊垮台了，大臣跑了，大事「去」，沒奈何只得向伯顏遞降表，一家兒被押送到北方，朝見忽必烈大汗。也幸虧是寡婦孤兒，免去了告廟獻俘那一套。可是，如詞人汪元量水雲詞所說：「臣妾簽名謝道清」，這滋味也就夠了。又如西晉末的懷愍二帝，北宋末的徽欽二帝，這兩對歷史人物，真是無獨有偶。都作過皇帝，相同一也；都亡國被俘，相同二也；被俘後都被逼向新主人青衣行酒（穿上奴才的服裝，伏侍主子喝酒），相同三也；而且新主子都是被髮左衽的外族（即外國人），相同四也；而且，都有看了受不了，跳起來把外國人罵一頓，因而被殺的忠臣，不肯作

外國奴才的隨從，相同五也。讀史的人總是悲天憫人，同情弱者失敗者的，雖然自有其該被咀咒被清算的道理在，不過軟心腸的人，讀了這些翔實刻劃的記載，還免不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沖淡了亡國君主的罪惡，替他們想想，倒也算。

另一種則是很不好聽的了，一心想作主子，奴役衆多的人民，而又先天不足，後天失調，作事不得人心，奪取或者維持政權的武力，又不夠，於是只好揮揮土，打點青衣，硬跪在外國人面前，寫下甘結，賣身爲奴。偏偏外國人有的是俘虜，願作奴才可作奴才的甚多，一兩打也不在乎。於是，只好更進一步，硬裝年輕，拜在腳轉彎下，作乾兒子，作乾孫子，具備了豐富了奴才的全部的一切的心理形態，求得番兵番械，殺向本國，當然還得有番顧問番將軍指揮提攜，圓滿合作，完成了統一大業，坐上金鑾寶殿。對內是大皇帝，對外呢，當然是兒皇帝孫皇帝了。這一類的例子也有的是，著例是晉高祖石敬瑭父子。

當然，那時代的世界不很大。契丹女真之外，實在也找不出別的列強。要不然，價錢講不好的時候，多少也還可以撒一下嬌，由馮道一流人物，用委婉的口氣，訴說假如再不支持我，那末，我只好重新考慮什麼什麼之類的話。不幸而歷

此事實確是如上所說，無從考慮起，真也是無可奈何的事。

石敬瑭的臉譜是值得描畫一下的，『舊五代史』七十五『晉高祖紀』說：

『清泰三年（公元九三六，晉天福元年）五月，唐末帝移授敬瑭鄆州節度使（敬瑭原爲太原節度使，駐晉陽），降詔促赴任。敬瑭遂拒末帝之命，尋命桑維翰詣諸道求援，契丹遣人復舊約以中秋赴義。九月辛丑，契丹主率衆自雁門而南，旌旗不絕五十餘里。是夜敬瑭出北門與戎王相見。戎王執敬瑭手曰，「恨會面之晚」。因論父子之義。十一月戎王會敬瑭於營，謂敬瑭曰，「我三千里赴義，事須必成，觀爾體貌恢廓，器量深遠，真國主也。天命有屬，事不可失，欲徇蕃漢羣議，冊爾爲天子。」敬瑭飾讓久之，旣而諸軍勸請相繼，乃命築壇於晉陽城南，冊敬瑭爲大晉皇帝。』（遼史太宗紀，十一年冬十月甲子封敬瑭爲晉王，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爲大晉皇帝，薛史及通鑑歐陽史俱不載先封晉王事。）』文曰：「維天顯九年歲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……咨爾子晉王神鍾容哲，天贊英雄，爾維近戚，實系本枝，所以余視爾若子，爾待子猶父也。……是用命爾當踐皇極，仍以爾自茲并土，首建義旗，宜以國號曰晉，

朕永與爲父子之邦，保山河之誓。」……」

石敬瑭生於唐景福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景福元年爲公元八九二年，到清泰三年是四十五歲。他的「乾爸爸」遼太宗耶律德光呢，生於唐天復二年，公元九〇二年，到清泰三年是三十五歲，整整比他兒皇帝小十歲。父親三十五，兒子四十五，無以名之，學現代名詞，稱之爲政治父子吧！

乾爸爸支持乾兒子作皇帝，君臨中國人民的代價：「是日，帝言於戎王，願以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爲戎王壽，仍約歲輸帛三十萬，戎王許之。」也就是歷史著稱的燕雲十六州，包括現在以北平和大同爲中心東至榆關北迄內蒙的一片廣大地區，更主要的是長城原爲中國國防險要，這片地一割，契丹軍力駐在長城以南，北宋建國、北邊就無險可守了。遼亡這片地歸金，金亡歸元，一直要到一三六八年，明太祖北伐，才算重歸故國，統計起來，淪陷了差不多四百三十二年！

「閏十一月甲子戎王舉酒言於帝曰：『予遠來赴義，大事已成，皇帝須赴京都。今令大詳袞勒兵相送至河梁，要過河者任意多少，予亦且在此州，俟京洛平定，便當北轅。』執手相泣，久不能別，脫白貂裘以衣帝，贈細馬二十四，戰馬

一千二百匹，仍誡曰，子子孫孫，各無相忘。」

由這一史料說明，敬瑭入京都主要的軍力是契丹軍，也就是援晉軍，契丹資助物資最主要的就是戰馬。至於執手相泣，有人說是矯情，其實並不見得。何以知之？因為一個是平白作了中國皇帝的父親，喜淚得吊眼淚；另一個呢，憑着乾爸爸平步登天作皇帝，『廟堂初入』，皇基大奠，又怎能不感激涕零呢！

作了七年兒皇帝，石敬瑭死時年五十一歲。

編歷史的人——史臣對石敬瑭是不同情的，舊史不同情他召外援，殘中國，說：『然而圖事之初，召戎爲援，獫狁自茲而孔熾，黔黎由是以罹殃。迨至嗣君，兵連禍結，卒使都城失守，舉族爲俘，亦猶決鯨海以救焚，何逃沒溺，飲鴆漿而止渴，終取敗亡，謀之不臧，何至於此！』

其實，作人家的乾兒子，奴顏婢膝稱臣納貢，到底也不是什麼痛快事。表面上石敬瑭恭恭敬敬侍候恩人大契丹皇帝，到清夜捫心，良心發作時，也還是不快活的。舊五代史八十九桑維翰傳說：『高祖召使人於內殿，傳密旨於維翰曰，朕比以北面事之，煩懣不快。』可是自作自受，無法翻悔，也不敢翻悔，到了下

代，受不了這口氣，就不能不變卦了。

敬唐死，姪子重貴即位，稱爲少帝。景延廣當國執政。舊五代史八十八景延廣傳：「朝廷遣使告哀契丹，無表。致書去臣稱孫。契丹怒。遣使來讓。延廣乃奏遣契丹迴國使需築告戎王曰，先帝則北朝所立，今上則中國自策，爲隣爲孫則爲無臣之禮。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，翁若要戰則早來，他日不禁孫子，則取笑天下，當成後悔矣。由是與契丹立敵，干戈日尋。」原來少帝和景延廣的看法，稱臣和稱孫是有區別的，當乾孫子是日家人稱謂，恥辱只是石氏一家的事。稱臣則是整個晉國，包括大臣和人民在內的恥辱，於國體有關了。

晉遼戰爭的結果，開運三年（公元九四六）十二月晉軍敗降，契丹軍入大梁。少帝奉降表於戎王道：「孫男臣重貴言：擅徙宗祧，既非稟命，輕發文字，輒敢抗尊，自啓衅端，果貽赫怒，禍至神惑，運盡天亡。臣負義包羞，貪生忘恥，自貽顛覆，上累祖宗，偷度朝昏，苟存視息。翁皇帝若惠顧疇昔，稍霽雷霆，未賜靈誅，不絕先祀，則百口荷更生大德，一門銜無報之恩，雖所願焉，非敢望也。」皇太后也上降表，署名是晉室皇太后媳婦李氏妾言，謝罪求生，大意

相同。次年正月辛卯，契丹封少帝爲負義侯，黃龍府安置，其地在渤海國界。十八年移，宋太祖乾德二年（九六四）少帝死於建州。史臣說他『委托非人，坐受平陽之辱，族行萬里，身老窮荒，自古亡國之醜，無如帝之甚也，千載之慘，其如恥何。傷哉！』算算年頭看，今年是一九四七年，剛好是一千年整！

細讀五代史，原來養乾兒子，拜乾爸爸是這時代的風氣，尤其是蕃人，當時的外國人。薛居正舊五代史晉高祖紀還替晉高祖說謊，說是什麼本太原人，衛大夫石碯漢丞相裔之後，一連串鬼話。歐陽脩新五代史便無需迴護了，老實說：『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，其父卓振鷄，本出於西夷，從朱邪入居陰山，卓振鷄生敬瑭，其姓石氏，不得其得姓之始也。』朱邪是沙陀族，石家是沙陀世將，那末，石家原來就是外國人。那末，石敬瑭自願作契丹主的乾兒子，石重貴願作乾孫子而不願稱臣的道理，也就可以明白了。

隔了一千年，讀石敬瑭的紀載，似乎還聽得見看得見石敬瑭的面貌聲音，石敬瑭左右的談話和聲明，援助，救濟，軍火，物資，哀求聲，恫嚇聲，撒嬌聲，歷歷如繪。

「社會賢達」考

『社會賢達』這一名詞是頗爲有趣的，仔細想想，會使人好笑。因爲第一似乎只有在社會上才有賢達，那末，在政府裏的諸公算是什麼呢？第二社會『賢達』如王雲五先生之流者居然做了官了，人不在社會而在政府，上面兩字安不上，下面賢達兩字是不是也跟着勾銷呢？如雖入政府而仍爲賢達，何以並沒有創立『政府賢達』這一名詞呢？第三社會這一詞的定義，到底算是和政府的對稱呢？還是民間和政府的橋梁呢？如是前者，有幾位『賢達』身在江湖，心懸魏闕，和政府本是一家，強冠以社會之諡，未免牛頭不對馬嘴。如是後者，乾脆叫半官或次官好了，用不着挑捏作態，弄得有幾位在若干場合『猶抱琵琶半遮面』，好不難爲情也。

不管怎樣，這一名詞是已經成爲歷史的了。有歷史癖的我，很想作一番歷史上的『社會賢達』的考據，替許多未來的新貴找一歷史的淵源。